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州加祕謨虜陷京詔為兵馬副元帥康王即位加徽猷待制知襄陽府又知青州李綱薦為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殿學士

建炎二年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

斡里雅布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搆奉淵聖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既出城雲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為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

不進并劾雲張皇賊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部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之雲憾公王至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公説王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名至殊不費糧磁人遮王馬諫毋北去從臣皆勸王田相州會京師使人齎蠟詔命王為兵馬大元帥公副之速領兵入衛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王

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彦等執講和之說請王移軍東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公進屯開德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合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兵至靑城與金大戰敗之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公

言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衆議不可公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徳領兵趨渡至安城縣敵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敵潰斬首數百級併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康王大悦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彦等以公為狂譎不情公亦詆伯彦等為失策公曰金人狡計百

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詣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等執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王許之

澤自朝廷狥金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㮚請上於輔衣眉襟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遣張澂以蠟封詔行澂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命將士射之澂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

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敵引諸將議之陳
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
淬効死乃命淬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金遇
出金不意敗之於長垣澤既敗金遂得韋城縣金欲
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至得空壁大驚
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
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帥勸督兵入援趙檝范訥皆以
為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金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金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

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然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陜之蒲解此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列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闕綱為薦公上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

為盜者臧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

安

有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公時

即白留守械係之且以聞於朝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金使於別館

公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為

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棄

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

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

人情欵何其厚而於國家訏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

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强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

留金使未達朕心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

襲衣金帶

汪黄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

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

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公往来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畧曰今金人尚熾

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虜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汪黄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金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

失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撝請行公大喜即以鋭卒五千授之撝至滑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金大戰金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即命宣知滑州金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吊橋披

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鋭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與金大戰為金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金

將史姓者反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金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説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姓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脇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家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

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死以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金之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讎敵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

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百餘皆脇使易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名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籙宫以備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賫詔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

来歸将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北陷没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没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

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

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
候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
示陷没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
䟎以聞公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
可舉矣故請上還京尤力
公聞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制置兩河彦所部勇士
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彦方
繕甲兵約日趨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

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忌

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

疾

公憂憤疽作於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矍然

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仇

讎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

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寘晦異常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
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
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
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為號慟朝野
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之
公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
子潁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充已
除留守乃以潁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為由是兩河

豪傑皆不為用所招羣盜復去為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

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即可整頓乃為汪黄二相所

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四出為

山東淮南劇賊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五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楊沂中　和國武恭王

字正甫崞縣人高宗賜名存中除太傅為醴泉觀使孝宗朝都督江淮軍馬

李成叛時江東大帥呂頥浩駐軍左蠡以守其境而江南招討使張俊方會諸將議所以破賊皆欲分道而

進王時為右軍都統制官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不相下岳飛亦密為之定計俊乃急趨南昌與賊夾江而營飛請自為先鋒擊之王由上流徑絶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王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嶺以騎見屬公率步兵攻其前王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前後夾擊大破之俘獲數萬俊以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盡殺之遂

復江州王追成於江均蘄之間與統制官趙密合擊又大破之

上謂宰執曰朕已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之兵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牧圉未半歲軍器果張上益眷之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存中職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遊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

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存中又製諸軍戎仗以尅敵弩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發而此三發矢矣

初張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世忠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至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兵為患趙鼎謂浚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

守執関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吴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吴進聞之剌好漢吴進作稍心每閲兵則披以示衆

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侍御張絢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宫非食

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柰何中軍不能上體
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衆目所視
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欲望體問因依詔沂中坐罰金
事實曰前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并力討滅麟猊
二賊然後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諜言二賊
之後金兵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猊為前驅以精
騎繼之萬一出此支吾不暇矣鼎復移書與浚云使
張楊協軍掃蕩之後金人未必不望風而退葢兵家

之勢如此樞密院折彥質亦書言之尤切鼎為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也

時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為其後繼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越家

坊敗之至藕塘與猊遇遣吴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宗顏等亦俱進賊衆大敗横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與孔彦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右司諫陳公輔言濠梁之急浚遣沂中來援遂破賊兵

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又沂中之勝以吴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奬以為諸軍之勸朝廷亦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加俊三鎮節度使沂中加保成節度主管殿前司

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

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兵當行軍法沂中震
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
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吴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
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沂中别選軍代之
上謂大臣曰屢戒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
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
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耗蠹國計
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

兵嚴守獨荊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凡江上
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
備朝廷從之荊南以劉錡兼領仍分撥三衙軍及新
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領之
先是存中以少師趙密以使相並班立樞密上校書郎
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
事起居舍人兼中書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浸
如石顯之比於是樞臣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

宗舊制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乞各為班著故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請假則立西班

存中領殿巖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其過存中亦屢章告免乃以趙密代之存中進太傅同安郡王奉祠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

軍使王貴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貴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

金人入冦遠近大震上召存中同宰執對於内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秋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以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兵在瓜州鎮上急差存中措置守江存中與虞允文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將迫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尤不利犹駐於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劒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亮聞李寶掞

其戰艦而成閔方順流而下愈怒乃還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乃謀弑亮

存中允文等黄旗奏報巳殺金主完顔亮朝野相賀時存中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絶江而北上嘗謂陳康伯及湯思退曰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孝宗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其祖宗閔為永興軍總管戰没祖母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

閒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為名將所居建閣以蔵御書上為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韓世忠 蘄國忠武王

字良臣延安人年未冠以勇敢應募始補守闕進義副尉累遷武節郎欽宗朝轉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正任單州團練使嘉州防禦使高宗在濟扈蹕如南京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始建

御營為左軍統制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冦將軍平苗劉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授武勝軍節度使江浙制置使除檢校少保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除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加太尉餘如故又除江東西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除開府儀同三司淮東西宣撫使泗州置司四年以淮東宣撫使鎮江置司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

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安撫處置司駐楚州兼節制鎮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横海武寧安化節度使九年授少師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秦檜收其權拜樞密使上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上格其奏不下連疏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十二年封潭國公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冊拜太師

八月四日薨年六十三贈通義郡王乾道四年追

封蘄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嘉泰四年立廟鎮

江府

王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有日者嘗言

其當作三公怒其侮已毆之

銀州之役夏人嬰城自固王斬闗殺其將擲首陴外諸

軍乘之賊大敗俄以重兵次蒿平嶺王鏖戰解去忽

一騎士鋭甚王問俘者知為監軍駙馬烏頁也躍馬

斬之賊大潰

方臘反江浙震動王從王淵討之至杭州賊張甚大將惶怖王請以二千兵伏擊之乃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賊據睦州清溪洞深巖王前行溪谷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擣其穴格殺數人擒臘以出

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王與蘇格等伍騎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

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勢王躍馬薄賊迴旋
如飛虜分為二隊據高阜王出其不意突其執旗者
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譟虜大亂追斬
甚衆
從楊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武鬍及徐進青
社張先等皆萬人王次第擒滅振旅而歸
勝捷軍潰於河北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亂宣撫使李
彌大遣王襲擊之臨陣斬福餘衆猶滿萬王單騎入

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官

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眞定失守王知王淵守趙遂亟往虜至聞王在攻益急

粟殫援絶大雪夜半王將三百人擣虜營虜大亂盡

遁後自虜來者始知大酋被創死故衆不能支

高宗初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次南京虜逼城人心恟

懼王據西王臺力戰却虜翌日酋帥領數萬至王兵

僅千人遇之即單騎突斬酋帥虜大潰郡守率父老

迎謁感涕還濟陽因扈蹕如南京
上幸維揚王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王獨入其壘曉之悉聽命王微時王淵待之絕等苗傅殺淵為亂王奮發討賊尤力乃即海道赴行在所張俊等知王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常熟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張俊曰我便去救官家俊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人甘言誘賊

矣王兵寡俊乃分張滚兵二千借王二凶矯制召王王乃陽為好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步至行在二凶許之時俊亦遣兵於吳江有步將安義陰結二凶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橋以應賊俊乃遣王屯秀以伐其謀王至秀乃稱病不行而造攻具二凶始駭呂頤浩亦來王郊迎呂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脇取鐵劵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時王妻梁氏及子亮質傅軍

王不顧會隆祐太后宣見梁氏執其手泣曰太尉來救可令速清岩陛傳先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勤王之師王曰乳臭兒乃敢爾耶翊招王兵出戰王持矛特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之翊等敗走苗劉引兵出遁王入城擒賊黨王世修吳湛皆戮之

王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等傅等寇浦城縣王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王使

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王率
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王彥有舉人程妥者崇安人
時擄在傅軍乃為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
境既入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買人偕妥及其愛將張
政西走劎鋒村為土豪詹標所邀留數日妥覺不
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
於朝
賞王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

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

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

上召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同議駐蹕之地俊企宗勸

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以為當往吳越曰官家已失

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令內侍押三人

就都堂議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

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之湖南頤浩曰誠如聖

訓

顒浩奏請益兵以討李成上謂宰執曰顒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不能及范宗尹曰顒浩欲更得世忠軍為助上曰金人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邊防未息朝廷不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破膽矣

世忠先屯焦山寺以邀敵歸烏珠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毋如金山龍王廟者彼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

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兵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烏珠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婿偽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太一趨淮東以為烏珠聲援

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卒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黄榜諭中外時金兵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烏珠求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烏珠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

先是世忠與烏珠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

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烏珠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烏珠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於蘆塲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

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篷海舟往來如飛烏珠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

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火烘日

晒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

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烏珠乃得絶江而遁

有詔世忠蕩平諸冦連奏大捷已優嘉擢其告諸軍統

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

世忠為其子亮請換文資從之諸將以文資禄子孫始

此

上謂宰執曰朕為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嘗與

世忠議此否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至四更不寐朕與卿等固有定議可更召侍從官日輪至都堂給札條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順浩曰謹奉聖訓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置司池州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奸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賈寇事戒之世忠遣杜琳

解元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金人已約和矣可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宰執奏乞以世忠所報蕃偽兵犯承楚事付奉使魏良臣往軍前商議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倘得淮南百姓安業即內帑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內帑所有專一養兵況與求曰陛下為民之故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

遣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以使金金已定議出師而朝

廷未知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
臣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可降詔奬諭仍先開諭二
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金偽合兵入冦上以御札賜世忠畧曰敵氛正鋭朕甚
憂之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
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
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
泣遂進屯揚州

淮東宣撫韓世忠奏已過江拒賊上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户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其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遥制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

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世忠置酒與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

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金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貝勒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乃召良臣責

其責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亦敗之擒生女眞百餘人遣屬官陳桷與旻等具舟載之獻于行在且言使臣戰沒者三十餘人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旣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達蘭在泗州而烏珠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遺王約戰
王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持橘茗爲報報書畧曰
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
揮也時金師既爲王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
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烏珠夜引還金軍既去
乃遣人諭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
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世忠與光世等入覲世忠奏金兵遁去陛下必喜上曰

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及朝辭趙鼎等侍立上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吞噬江浙之意頼卿等戮力捍敵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劉豫紿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懼虜至淮甸畏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烈士當以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昔寇賈深憾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

日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為分之宜釋憾結歡二人皆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嘗有違言至于安國家不敢分彼此況今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丁寧訓釋臣等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上詔内侍出内金盤尊斝賜二帥酒一行并以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上曰光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為朕削平僭叛克復疆土

都督張浚出勞師至鎮江召王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

以撼山東王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上移屯楚州
上以手札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
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凡所須一一奏來
時山陽殘破之餘王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
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
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粧而恥之軍壘即成王
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

奬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

上幸建康次下蜀鎮謂宰執曰道中閱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應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聽命上然之

秦檜當國堅主和議王以為不可伏兵洪澤詐令為冦候金人使至欲刼之壞其和議為其將郝辨密告於

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方使京國昉密白肖胄故

肖胄及僉使由淮西而去王不能刼檜甚銜之

宰執奏世忠俊皆入覲檜曰臣嘗謂世忠俊兩大將上

倚之如兩虎各能守藩籬使冦不敢近上曰此喻未

切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

世忠圖上淮陽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

其屬官温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

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

世忠引兵趨淮陽城下為虜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虜易與耳復乘鋭掩擊賊敗去尋賞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横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自此始也

上令世忠移司鎮江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將以計緩吾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皇太后回鑾以北方聞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上謂宰執曰世忠欲獻一駿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辭無用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已

和豈復有戰朕曰不然金雖講和備何可弛和議豈足恃乎

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兵所屯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夷狄守信義乎

時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中丞王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張俊之於劉錡因措

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嶺遣使切責因用李郭以忠義泣别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

王遣統制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捲虜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又遣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偽守王山并獲虜人押至行在老父請裒金帛以犒師勝不受世忠每出軍

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上謂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烏珠何足掃除乎

上命俊飛如楚州撫定世忠之軍也飛視兵籍始知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

王在淮東與金戰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有趙榮王威者以宿亳二州來歸及王倫抵東京烏珠首問榮威必欲得之尋詔遣還王以書與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戮相公尚忍

遣之無復中原望耶

王既不主和議又切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鋒鏑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之言者因奏世忠罪上留章不出王乃力丐閒除大傅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王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慓悍絶人不用鞍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鍪連鎖之甲斧斤之有掠陣弓之有尅敵皆王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絶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

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遣謝於是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

晦菴曰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厮拶出來耳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劉光世 鄜國武僖王

字平叔延慶之次子宣和二年以平方臘功爲鄜延路兵馬副總管康王發濟州以所部兵來從以爲五軍都提舉上即位以爲御營使司都統制後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平

張過等冦加檢校少保兼太尉御營副使後除兩
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
集慶軍節度使紹興二年加寧武軍節度使三年
加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五年加少保静武寧國
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後趙鼎言論罷為
太一宫使九年加號和衆輔國功臣復陝西五路
宣撫使封雍國公後臺論罷宣撫使改萬壽觀使
十年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十一年罷為萬壽

覲使奉朝請于行在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有四

贈太師謚武僖開禧元年八月追封鄜王

達蘭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公守鎮江乃以金銀銅為三色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數千人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詔遣仇愈往鎮江究乏糧之實上曰光世一軍月糜廩給萬數如此宜速謀屯田富直柔曰辛道宗具陜西

弓箭手法頗類屯田宗尹曰容細議之

公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之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也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虚言當見之行事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歎上馭將得其道因其言而誘掖之也

上下詔親征時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而三大將

權均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矼田如鼇往分之矼至光
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爲心將
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
世意許矼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掎角已
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仍進
屯太平州
賊軍東路劉猊所統既敗引數騎遁去西路劉麟所統
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公乘勝追擊亦捷通兩路所得

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須之物不可

勝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

州城下詔遣公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為

公兵所圍勢蹙乃降

張榮敗撻蘭於泰州獲其墻佛寧俘馘不可勝計榮聞

公在鎮江乃遣人獻捷上功狀公聞于朝尋以榮知

泰州

公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絕倫一以當百者又自出新意造尅敵弓斗力雄勁射鐵馬一發應絃而倒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所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七千緡轉運劉景眞告乏于朝詔通融應副宰執進呈光世乞與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豈容有異又曰光世一軍蒐汰

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更汰其使臣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待作手書與之不用文飾只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遂賜光世手書及玉帶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光世軍儲抑省則國用少紓矣

又罷平江府織御服局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之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

也

金人犯淮公遣酈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池乃

輕兵間道徑趨光州急攻城欲破偽知州許約埶窮

乃降遂復光州

偽齊分道入寇公駐兵廬州與楊沂中相應遣王德酈

瓊將精卒安豐出謝步遇賊將皆敗之

偽齊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公遣王師晟破之盡俘其衆

而還加公三鎮節度使

張浚入見因獨對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
罷之上令與趙鼎議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光
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人心
不可及鼎去位浚必欲罷之而命呂祉先往淮西撫
軍詹至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
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已付王
德德雖有功與酈瓊輩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
擇軍中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為德副會祉還朝

而瓊等訟德于督府乃命德還建康而復命祉往節制之祉密奏罷瓊而被害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可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秦檜退而稱上馭諸將深得光武遇功臣之意

公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

觀幾於四更朕於宫中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勲舊賢勞耳詔以光世為萬壽觀使

光世塁貴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咎之

張俊　循國忠烈王

字伯英秦州三陽人少為弓箭户政和七年為都指揮使靖康中加武義大夫見上於元帥府擢後軍統制轉榮州刺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貴州防禦使進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上即位除御營

前軍統制權秦鳳兵鈐帶御器械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寧軍承宣使三年平苗劉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招置使四年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加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尋改江西招討使紹興初改江淮招討使拜太尉四年為浙西江東宣撫使屯建康尋改淮西宣撫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江東宣撫使六年

改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屯盱眙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充淮西安撫使屯廬州八年賜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進少師封濟國公兼河南招討使兼樞密院十一年加太傅廣國公進益國公十二年罷為醴泉觀使後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十六年改静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二十一年拜太師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宗

王初勒兵從梁揚祖勤王大元帥見其英偉擢用之張
澂自京師來賫蠟封詔大元帥以兵付副帥還京師
上以大計問王王曰此金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乃
天授豈可從彼因請進兵上許之遂之濟州已而聞
京師陷王慟進上涕泣不許王曰大王皇帝親弟人
心所歸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上乃過應天即位
建炎初王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又請移左藏庫于鎮
江

金犯明州王自越州領兵至時已無船可載王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罟以抗敵王下令曰天子且廵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歳餘敵至王令統制官劉寳先與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横衝之既而寳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寳率兵再進沂中舍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

王為江淮招討使討李成入辭頗言成兵衆上曰汝將
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王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
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王曰
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
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誓必擒成以獻
宰執奏張俊行軍事李回曰俊軍極肅上曰朕亦聞之
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赤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矣

王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王追殺之成遂遁於是王軍有鐵山之號

趙鼎因奏事言比張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王為神武右軍統制屯所部屯婺州有司請合用錢理須樁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祖宗以來行於諸路為便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於此

王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此始

王為江東宣撫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之

王為淮西宣撫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用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必不可已苟可已須極愛惜王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糧上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趙鼎奏王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

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王引兵還建康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

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王惶懼頓首至流涕誓以死報

上召王至宫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争利勿興土木之工王悚息承命王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樞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王軍下張宗顔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三千人屯太平州

默記曰戊午夏庶視師江淮移偏師張宗顔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恱大理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卿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王之

言

王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徑往蘇邨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虜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賊營降偽守馬秦乘勝趨亳與王會又下之王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王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

王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王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

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享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

烏珠復犯泗州詔王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王命其姪統制官子益提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賊進止俊不以兵渡恐妨和議既而敵久不至王以問鎮

江守劉子羽子羽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也

王與副使楊沂中為腹心而與淮北宣判劉錡有隙及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時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王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諸將議班師王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王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王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洲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相

妨啟行纔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益急王馳騎邀錡錡

乃回軍繼進

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是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王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

太平州王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為諸軍之冠
上遣王與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謂宰
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
次第朕遣二將使按閱兵馬措置戰守益按閱於先
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
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法也
莫將等使金回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勑諸軍嚴
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

張俊奏事嘗與之議從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王因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不在朝廷在將帥王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者有守營者凡所謂戰功者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王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隷密院以王為樞密使王奏臣已
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乞撥屬御前時王與檜意合故
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王居
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上未許
至是邈又言其過王乃求去遂罷職加三鎮節度奉
朝請進封清河郡王
上臨王喪謂秦檜曰張俊遽亡曩日張通古來俊極宣
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

以斂命内侍張去為護葬事王麾下將佐如楊沂中田師中王貴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師守者甚衆

上曰俊在朝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泰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為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八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岳飛　信國武穆王

字鵬舉相州安陽人靖康初隷宗澤軍轉武翼郎

建炎初上即位上書忤用事者奪官尋詣河北招

討司效用與王彦不協復歸澤軍為留守司統制

以奇功轉武功郎三年轉武經大夫轉武略大夫

借英州刺史轉武德大夫授眞州刺史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尋充神武副軍統制權雷洪州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紹興二年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湖帥司都總管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召九月至引見詔落階官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又除江西舒蘄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又除黄復州漢陽軍德

安府制置使辭不許移屯鄂州加清遠軍節度使

湖北荊襄制置使五年入覲加鎮寧崇信軍節度

使加檢校少保封公荊襄招討使六年兼營田使

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駐襄陽丁母

憂即日起復命職位中增河東路節制河北路召

七年正月入見二月起復太尉三月扈從至建康

又令節制光州夏詣督府議事不合上表乞解兵

歸廬山上連詔還軍力辭不許以和議成進秩不

受三詔乃拜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十年加少保兼河南北陜西諸路招討使有詔班師上章請罷致仕不許召十一年秦檜主和召授樞密副使請還兵罷宣撫使入覲檜益憾之力請解兵万俟卨章再上不報羅汝檝六章亦不報八月授萬壽觀使奉朝請檜譖之囚於棘寺賜死年三十九一家皆遠徙孝宗即位追復原官改葬錄其子孫立廟鄂州天資敏悟强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

貧拾薪為燭為文初不經意人誦則剖是非析義理

若精思者

初見上於元帥府從劉浩解東京圍與金兵相持滑州

南敵兵至王迎斬其將金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

百匹

上即位王上書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敵

穴未固親率六軍迤邐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

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

招撫河北一見王與語大悅待以國士補官裨將中軍因問時事王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為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敵不敢犯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為招撫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為京師援爾

從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獨引
所部鏖戰奪其纛舞而示諸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
新鄉擒千户阿里布又戰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又破
之益北擊敵戰於太行山擒拓拔雅爾烏居數日與敵
遇王單騎持鐵鎗刺殺金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號者
走其衆三萬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況
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充不聽

金人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王扣寢閤諫之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竟不出金由馬家渡渡江充遣王迎敵戰方酣王㥄先遁獨王力戰其後士卒乏食諸將皆欲叛去王洒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烏珠入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六戰皆捷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金

營令夜斫營燒毀砲車器械乘其亂交擊大敗之金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軍來也爭來降附金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戰于清水亭金大敗橫尸十五里烏珠復趨建康王設伏于牛頭山上待之夜令人混敵營擾其營敵驚自相攻烏珠次於龍灣王自牛頭山馳至南門與戰大破之烏珠奔淮西王入城撫定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久之王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

紹興初上命張俊討李成俊請以王軍同討王至鄱陽與俊合三月次洪州俊召王計之曰某與李成數戰不利為我計之王曰敵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出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願為先鋒俊大喜王潛出賊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王以紅羅為幟刺岳字其上白之平明選二百騎建旗而前敵易其少薄之伏發大敗走賊將馬進走

成所成怒引兵來王遇之樓子莊大破之殺馬進成

走降偽齊

曹成亂執向子諲據道州賀州命王捕之王入賀州境

夜焚賊寨成奔桂嶺竄連州嶺表悉平三年召至行

在所諭令條金帶上殿賜御札於旗曰精忠岳飛令

行師必建之

金侵淮圍廬州上賜札曰淮報緊急朕非卿到終不安

心王遣牛皋渡江自提兵趨廬州與皋會偽齊五千

騎逼城皐以所從騎遥謂曰牛皐在此爾輩何為見犯敵衆愕視及張岳字旗精忠旗示之敵衆自潰王令皐追擊敵相踐及殺死者相半廬州平

上賜札令王具守禦策公奏曰金豫皆有可取之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來春即可措置營田陛下欲屯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六州之屯且以正兵二萬為

固守計就撥湖南江西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侯營田就緒攻守皆利也襄陽重地既為偽將李成所據湖襄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莫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令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為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上命飛收復襄陽飛率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沈昭遠往總軍餉趙鼎請上親筆

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
劉豫求救於虜虜偽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
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
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旣收復襄
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已是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
事倘敵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使之無遺
類即中原可復若依前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也
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臯請行乃裹

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破飛進復郢州董先頗有功先臯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為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虜偽合兵屯鄧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邀擊大破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軍聲大振捷奏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飛自池州來朝召見加鎮寧崇信節度賞淮西之功也

飛為荆湖襄陽制置使主兵八萬至鼎州討湖賊楊太
太為其下所殺楊欽領其衆數十萬以拒命先是都督
張浚親臨湖以覘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為防秋
之計會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爾浚曰恐妨防
秋之備飛請浚少留限八日擒之乃遣飛往初任士
安王俊郝政領兵二萬餘慢王𤫊不稟其令以此無
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岳太
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

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小舟入水寨賊將陳瑫内變刼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交床與龍鳳簟等詣飛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殆盡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善駡者二千餘人夜往駡之且悉衆運草木流下塡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誠果應飛之讖於是浚言除楊太就戮外招到黄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

李龜年記録楊么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襲則

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為之語曰有能害我須是飛來蓋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值大旱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為巨筏無數賊不意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汊已滿舟為所礙不能遁戮死外盡招降之飛來之讖於是乎驗

飛謂出軍每以發糧為患京西湖北平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為屯田之

法使戍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
逆豫有南窺之意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遂進屯泗州飛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張俊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上發臨安先詣上天竺寺燒香道旁有執黃旗報捷乃飛遣王貴郝政董先攻下虢州寄治盧氏縣賊衆獲糧十五萬石上至臨平鎮於舟中與宰執論飛之捷上曰飛捷固可喜淮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勝計然兵家不勝惟慮敗耳

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

上詔公入覲參謀官薛弼亦移書促公行至是飛偕弼

入奏事公以手疏言儲貳事衙風吹紙動揺飛聲戰

讀不能句公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恠

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小歷

所載按飛家集乃云詔飛援順昌時將發手書密奏

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張戒嘿記曰弼以甲子正月
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
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曰某此行將
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
闕為朝廷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計沮矣弼不敢應
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
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
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

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鵬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鵬又曰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飛字鵬舉故隱語但曰鵬云

飛陛宣撫使因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餘隸飛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上疏論恢復略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劉豫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悉復至於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

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復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斂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惟嶺陛下戒勑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以一意静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鋭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也

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會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議遂寢

飛奉詔詣督府與張浚議而淮西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飛曰王德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仍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等夷素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材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服曰然

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為念耶飛去夏以内艱奪情蒞職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憲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上速詔飛還軍飛力辭詔屬吏造廬起之飛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浚竟用王德統淮西軍而以呂祉

監之果召變

上與宰執言飛未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陜欲併統淮右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于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雖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王庶出視師江淮飛以書與之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

節請閤庶稱其壯節
金人敗盟公遣將李寶孫彥與金人戰于曹州屢敗之大戰于宛亭縣敗之寶又及金人戰于宛亭敗之又遣牛臯戰於京西敗之進戰於黄河上又敗之又遣統制張憲戰于頴昌府敗之復頴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政戰頴昌府敗之又遣將王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其將劉政劫之於中牟縣敗之又

遣將張憲韓青戰河南府敗之又遣將楊遇戰南城軍敗之復河南府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榮戰絳州垣曲縣敗之與又戰孟州王屋濟垣兩縣敗之公與烏珠戰偃城縣敗之再戰又敗之殺其將鄂爾多貝勒張憲又戰臨潁縣敗之王貴姚政與烏珠大戰于潁昌府敗之又命張憲傅選寇成戰臨潁縣敗之公屢獲捷方欲深入而宰相秦檜陰助金人勸上累詔班師公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尋復失

和議成公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嶺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見之時世忠岳飛吳玠吳璘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牓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既來而暗遣姦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巳勞則不可保主

上決不之知若上國乎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酋相視無語

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

公既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又詔為宣撫使時淮東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張俊皆以立功而公以列將拔起

世忠俊不平公先皆屈已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公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公參謀官薛弼雖每勸公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公勿苦降意於是公與俊隙始深矣

初上詔公以兵援淮西公念前此每勝復被召還乃以乏糧為辭及濠州已破而公始來援故俊與檜皆恨之

小歷載飛先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金之入寇上命飛以兵援淮西飛力疾即日就道上賜詔奬之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為言飛不為止時賜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糧餉之艱卿不復顧俊疑飛漏其言歸朝乃倡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為辭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守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歸復反其言謂飛欲棄山陽與檜謀令万俟卨劾飛對將佐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始有

殺飛意矣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于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乃密奏上以拓皐之捷召世忠俊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公獨後檜與參政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宴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公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為樞使

公為副使惟後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也

王次翁叙記曰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韓皆欲先事深入唯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温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帥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拓

皐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至而飛獨未來檜為相先臣參政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宴具如此展期以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

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
大帥入受元樞之制既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
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檜預之天下歎服
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檜謀之已
久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
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
吾何力之有
自烏珠復取河南飛深入不已烏珠以書抵檜曰爾朝

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置飛於死地矣先以淮西山陽之事罷之右諫議万俟禼言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揺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事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葢將士戍山陽

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其言如此朕何頼焉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之知也張憲王貴王俊皆飛故部曲也張俊知貴俊於飛憲有間遂誘俊告憲謀還飛兵柄於貴執憲歸于張俊行府院吏以為密院無訊因法俊不從自鞫之使憲誣服以為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械送行在下之棘寺逮繫飛父子初命何鑄治其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遂誣飛父子致書于憲貴令虛申

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皆已焚矣無可証者或教尚以臺評所措淮西事為言遂以逗遛詰飛而所賜飛之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而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攷掠亦無服辭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竟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籍沒貲產徙家嶺南官屬坐罪者六人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

稱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慶

先是張憲之獄未成万俟卨為御史中丞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勘而飛與子雲皆係獄矣初公之在湖北也辛次膺舟行過鄂公讌待之既而延入小閤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

是公悟昨夢乃新中丞也

初檜居永嘉秘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門又嘗為湖北提刑弼時終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檜至是治飛獄弼雖為公叅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世忠嘗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此三字何足使人甘心因爭之檜不聽公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先計後戰屢勝强虜虜號為良將其死天下寃之

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從州人請也
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沒飛
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乃獲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
嘗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御
札數四强之而後起自有敵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
中原滅讐虜為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將士莫不感
奮聞車駕所在未嘗背之而坐自奉甚薄少飲酒能
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

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兵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為故起復制詞有厲嫖姚辭第之志之語每與士卒最下者絶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為要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止兵休舍輒課士卒藝程注坡跳濠皆被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而馬躓怒欲斬之諸將力祈乃

免猶鞭之數百約束必明簡而使人易從行師秋毫不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衆十萬其戰烏珠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之對壘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起於西蕃飛善用之皆以一當百郾城之役烏珠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雲領背嵬遊弈馬軍直貫其陣初烏珠有勁軍號鐵

浮屠拐子馬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命步人以巨斧入其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蹷則餘皆相躓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死如山烏珠大慟曰自初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其出奇制勝多類此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其伐叛也常以廣上德意為先而釋其餘好禮下士恂恂如諸生未嘗言功伐襄漢之役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為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師始至飛